

东川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目录

前 言

东川沿革	市政协文史办	(1)
对滇北矿业有关勘探与生产情况的回忆	马荣标	(7)
我所知道的滇北公司	樊文周	(33)
滇北矿务局的组织情况	董克敏	(38)
解放初期东川铜矿的筹建经过	马荣标	(65)
东川铜矿亲历见闻记(转载)	于静之	(75)
东川铜矿建设史	唐兆远、邓经邦	(105)
东川第一座水力电站的修建和矿 区交通发展情况	吴汝平	(133)
东川小江泥石流及其防治	杨文科	(139)
泥石流对东川铁路支线的危害	毕 诚	(150)
东川地震的地质背景及其震害	宋登桥	(159)
记云南省参议会	刘象辰	(169)
辛亥革命先辈杨友棠先生事略	杨继雄	(184)

东川历史沿革

东川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东川地处云南东北部，东邻会泽县，西接禄劝县，南与寻甸接壤，北界金沙江，与四川省会东县隔江相望，总面积为1859平方公里。据考古工作者在金沙江流域、小江沿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证明，早在距今四千至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

古代的东川疆域，远不止今天的东川辖境，在历史上它还包括现在的会泽县和巧家县范围。

奴隶社会，即我国的夏商周时期，东川无详细历史记载，仅知属古九州的梁州、雍州的辖地。“夏商梁州域，周合梁于雍”。（《东川府志》）

秦汉以前，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许多部落，较重要的有僂（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滇（今滇池地区）、劳浸、靡莫（今东川、嵩明、寻甸一带）、邛（今四川西昌地区）、笮（今四川盐源及云南宁浪一带）、昆明、徯（滇池以西地区）和夜郎及其同种部落（今贵州西部、云南东南部），合称“西南夷”。

从秦代开始，东川这个“靡莫”部族，和其他部族一样，处于秦王朝的封建制中央直接统辖之下。

西汉初年，封建王朝中央忙于削平内地割据势力，与异姓及同姓诸侯王作斗争，无暇顾及边疆。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

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强盛，便开始大举开发“西南夷”的工作。于公元前一三五年（建元六年）开始，到公元前一〇九年（元封二年）止，先后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巂郡和益州等郡。其中，犍为郡共辖十二县，大体包括今四川南部及滇东北地区，郡治设在犍道（今四川宜宾市）。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于西南夷置朱提、堂狼、南广、汉阳四县”。东川隶属犍为郡管辖，古名堂狼县，这是东川单独设县的最早历史记载。

东汉时期，除了继续维持犍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外，又把益州郡中的六个县划出来，另加两县，设置永昌郡，把犍为郡中的朱提（今昭通）和汉阳（今贵州威宁）划分出来，设立了“犍为属国”。“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年）正月戊寅，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后汉书·安帝纪》）堂狼仍归犍为属国都尉管辖。

三国时期开始直到南北朝，原“西南夷”地区的益州、永昌、牂牁、朱提（东汉犍为属国）等郡，统称“南中”。刘备入蜀后，为扩大在南中的势力，设置了“康降都督”。公元二一四年（建安十九年），刘备派安远将军邓方以朱提太守经略南中。于是，“蜀之南中诸郡，康降都督治也”。（《华阳国志·南中志》）后犍为属国都尉所辖地区改名朱提郡。东川隶属朱提郡，仍称堂狼县。

公元二二三年（建兴元年），南中诸郡叛乱，持续将近三年。公元二二五年（建兴三年），叛军雍闿（益州大姓）、高定（越巂夷王）即将进逼永昌东北之时，诸葛亮亲率大军，武力征伐南中，平息叛乱。南征兵分三路，一入越巂，一伐牂牁，一进益州。诸葛亮亲率主力进攻越巂的高定，很快将其部击溃，杀了高定。同时还追击另一叛将孟获，从会无渡过泸水

（今金沙江），到了堂狼（今会泽、巧家），以后又到滇池地区。不到一年时间，完全平定南中，在此建立了牂牁、越巂、建宁、云南、永昌、兴古、朱提“南中七郡”，由庾亮都督总摄。东川属朱提郡所辖，县名仍旧。

晋灭蜀后，南中当时为大姓所统治，为此晋王朝对南中逐步采取行动。公元二七〇年（泰始六年）分益州南中的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四郡为“宁州”。晋灭吴统一全国后，分全国为十九州，宁州为十九州之一，与益州平级，统领南中七郡，东川为宁州的朱提郡所辖，其县名不变。

隋初，云南为大姓贵族爨氏所割据。为了打破这种割据，隋文帝先后派遣韦冲为南宁总管，梁毗为西宁州刺史，在云南设置恭州（今昭通地区）、协州（贵州西部）和昆州（今昆明、楚雄、曲靖、红河、文山等地），并派大军进讨云南，镇压了爨氏首领的叛乱。东川属恭州管辖，县名仍未变。

公元六一八年（唐武德元年），开发了南中，设置了宁州、昆州、恭州，于公元六二一年（武德四年），设南宁州总管府，实行“羁縻”政策，并设置羁縻都督、羁縻州县。东川仍属恭州所辖，但县名已改为唐兴县。

唐中朝，云南的东爨西爨部族和洱海地区的“六诏”部族（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越巂诏、施浪诏、蒙舍诏）先后被其中的蒙舍诏征服统一，建立“南诏国”政权。东川是东爨部族之一，属南诏政权的羁縻地区。东爨乌蛮仲牟的后裔“弭弹”（也称阿弩路），把东川的旧称“堂狼”、“唐兴”改为“那扎那夷”，并于此设置“东川郡”。东川的地名便由此出现了。

公元九〇二年（唐昭宗天复二年），居于南诏最高统治地位的蒙氏家族，为清平官郑回七世孙郑买嗣所篡，建立了“大

长和国”。公元九二八年，剑川节度使杨干贞灭郑氏，并立赵善政，改国号“大天兴”国。不久，杨废赵，自立为王，改国号“大义宁”国。杨干贞在位二年，为其弟杨诏所灭；不满六年，杨诏又为通海节度段思平所灭，段氏建立了“大理国”政权。“大理国”政权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沿旧制，置二都督、六节度，东川郡为六节度之一。后期，废节度、都督制，改设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东川郡属四郡之一，统领乌蒙部（今昭通）、乌撒部（今贵州威宁）、芒部部（今镇雄）、易娘部（今彝良）、易溪部（今威信）。东川本地称“闷畔部”，属东川郡管辖。

公元一二五三年（宋宝祐元年、元宪宗三年）以皇弟忽必烈为总兵，兀良合台为副的蒙古贵族率十万大军进攻大理。大理城破，忽必烈北还，留兀良合台统军。公元一二五六年（元宪宗五年）兀良合台“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蛮等三十七部”。在云南建立了十九个万户府，万户下又设千户、百户。东川为万户，称“闷畔万户府”。忽必烈建元后，于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即派赛典赤为云南平章政事，到云南来建立行省。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撤消原来的万户、千户、百户组织。过十多年后，到了元二十八年（公元一二九一年）东川由原来的“府”升格为“路”称“东川路”。

明王朝初建时，云南仍处于元朝梁王控制之下。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地农奴主和奴隶主据地自雄。当时明王朝忙于建立初期政治局面，未对云南采取政治行动。到了明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朱元璋调集军队，以傅友德、蓝玉、沐英为正副帅，出兵进讨云南。几个月后，击败梁王部，入云南城。其它如乌撒、东川、乌蒙、芒部诸部亦先后降附。东川土官禄鲁祖，是在明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年）归附

明军的。后东川被授为“土府”称东川府。明洪武十六年（公元一三八二年），东川发生叛乱，但很快被平息。越一年，改为东川军民府，连同乌蒙、乌撒等府一道，改属四川布政使司管辖。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一三八八年），东川又发生叛乱，明统治者命傅友德、沐英、陈垣讨伐平息。

清初，东川仍属四川管辖。康熙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八年），清政府改东川土府为东川军民府，第二年，东川开始改土归流。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东川改属云南布政使司管辖。当时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曾到东川视察，並给朝廷写了奏疏，请求在东川添设流官。清政府同意其要求，除将东川改属云南外，还进一步继续建立健全各级政权机构。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改会泽县为东川府附郭。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改会泽县为东川县。一九二六年又复名会泽县。东川地域包括今会泽、巧家两县。

一九四九年五月，东川宣告解放，七月间，成立了会巧边区委员会。一九五四年，把会泽所属的汤丹、因民、舍块等十四个乡划出，单独成立了东川矿区人民政府，直属云南省政府领导，矿区政府驻地在汤丹。一九五八年，在东川矿区人民政府的基础上，将会泽县並入，成立东川市，为省辖市，市人民委员会驻地汤丹。一九六一年，市人委迁新村。当时东川市管辖新村、汤丹、会泽、待补、迤车、乐业、者海七个区和市属工交、农林、财贸等部门。东川矿务局、会泽矿务局、以礼河水电局和二〇一电厂等省属企业，党的关系也属东川市委领导。一九六五年一月，行政区划又有变化，将会泽县划出，归曲靖地区管辖。现在东川市仍为省辖市，管辖新村、达贝、姑海、新田、法者、汤丹、杉木、拖布卡、播卡、因民、舍块、阿旺、乌龙、块河、碧谷十五个区，以及东川矿务局和市属农

林、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企业、事业单位，总人口近二十八万。

解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共东川市委及市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东川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东川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的贫穷落后，发展缓慢的铜矿，已经一跃而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采选联合企业，以及轻重工业兼具，文化、教育、财贸各业俱全的新兴工矿城市。

（根据东川市志办公室有关资料，参考方国瑜教授《云南地方史讲义》，马曜主编《云南简史》等书综合整理而成。）

对滇北矿业有关勘探与生产情况的回忆

马荣标

一九三八年七月，为了抗日战争对军事供应的需要，云南省政府和中央所属的资源委员会联合，把原省属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公司结束，改组扩大为滇北矿务公司。我当时刚从云大矿冶系毕业不久，有幸应约参加筹备工作，从办矿调查开始，到改组为滇北矿务局保管处，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都在东川矿区工作。现将滇北时期铜矿的勘探及生产情况，凭记忆所及，作一些简要的回顾，供文史资料研究部门作参考。由于年代久远，手边资料缺乏，挂一漏万及差错在所难免，请专家学者及先后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成立滇北矿务公司的历史背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全民拥护。一向闭关自守的云南省政府，对中央所属的资源委员会来滇筹建厂矿表示支持合作。于是，云南锡业公司、明良煤矿、安宁钢铁厂（昆钢前身）、中央机器厂、昆湖电厂、昆明炼铜厂、电工厂和滇北矿务公司等企业，就在这个时期先后开办起来了。这些企业，有的是资委会自办，而滇北矿务公司，是资源委员会和云南省政府合办的企业之一。

抗战开始，滇军健儿六十军也开赴前线，抗敌御侮，前方需用军火与通讯器材①十分迫切。东川铜矿历史悠久，名传遐

迹，但当时的东川矿业公司铜、铅、锌的生产很不景气，局面难于扭转。为此，资委会在一九三七年冬，至三八年春夏之间，一方面作电解炼铜和电工器材制造的准备，另一方面请地质学家谢家荣、朱熙仁和黄懿等人，两次到汤丹、落雪、因民等重点矿山作地质矿藏情况调查。不料，两份调查报告对东川铜矿的矿藏评价大相径庭：一说是东川铜矿开采年代久远，已成洞老山空之势，不值得新式开采；另一说是，上部虽空而下部连续，矿藏丰富，理当大办。②究竟以那一说接近实际？由于抗战急需，已向英国定购设备的炼铜厂和电工厂，究竟设在何处比较适宜？当时在以西南作为大后方的地区中，已知铜矿只有两处。一处是四川彭县铜矿，经地质调查，对其矿藏评价都不高，如冒然在重庆设炼铜与电工两厂，将有供不应求之势。另一处即东川铜矿，如产铜有望，则两厂应设昆明。然而两次对东川铜矿的调查，评价悬殊。又不能让紧迫的时间空流，资委会对此感到棘手，难以决断。于是就从办矿角度考虑，重新派出该会专门委员、四川彭县铜矿筹备处主任胡祿同（留美学矿冶，不锈钢硕士）来云南再次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参考。胡到云南后，向资委会昆明办事处主任袁向耕（留美数学博士、云大受业教授）要一个助手，条件是大学矿冶系毕业、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袁介绍了我们云大矿冶系的三个同班同学，由于其余二位毕业后工作均非矿冶专业③所以我有幸被邀约，随胡祿同到东川矿区搞调查。

（二）到矿山作实地调查

当时东川矿业公司的生产管理机构在会泽，④从昆明至会泽的公路只能到羊街。在等待东川矿业公司从会泽派马或滑竿来接的两天时间中，胡祿同除了介绍上述情况以外，还将谢家

荣和朱熙仁的两份调查报告交给我，要我详细阅读，作好思想准备。

到会泽时，与东矿公司协理邹子彦（名世俊，留日专攻矿冶，云大受业的冶金教授）相见，他不仅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该公司的生产情况，也对资委会的设想和我们的调查路线等给以推心置腹的支持和指导。他还带领我们参观了新老炼局遗址及有可能利用的矿王庙范围，并且事前通知了该公司三个矿区的经理，对我们给以照顾和帮助，从而促成了这次调查的顺利进行。

这次调查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东川铜矿能不能办？如果能办，第一步该怎么办等问题。

1、调查路线。我们两人是按地质学家谢家荣、朱熙仁和黄懿的调查路线，随时查阅其报告，一步一趋，不缺不漏，宁多勿少地前进的。就是以汤丹为起点，经白锡腊、滥泥坪、兴隆坪、石将军到落雪、因民。这一线高山深谷，露头明显，老矿密布，是东川整个铜矿区中，古往今来的主要产铜带。

2、矿床露头及矿硐调查。

汤丹铜矿：由该矿经理董礼（号治安，云大矿冶系34年毕业的同班同学）、老办矿行家马干才、马锡章、胡书明、胡诗贵、董志全等陪同，沿矿床露头的汤丹老街大营门东北侧的小山脑起，经老明槽至竹子箐、山猫狸沟查看一遍。然后由胡书明、董志全及富有实际经验的锤手陪同，进入最深的胡家硐和董家硐中的工作面，了解具体的采运等手工作业。

白锡腊、滥泥坪、兴隆坪、石将军四个矿区，闻自清末停产，因而由向导陪同，除查看了四处铜矿露头之外，在白锡腊看了可作炼铜熔剂的赤铁矿露头，并进入日本人所开的富一至富四硐。在滥泥坪曾进入黑矿尖子及其顶部露头查看。

落雪至因民铜矿，由该矿经理陈月秋（云大前身、老工校采冶科毕业）、老办矿行家马乐山、李现南、胡云楼等陪同，查看了龙山方面龙头至龙尾露头及其向萝葡地延伸部份，进入大捞堂及欧阳洞的生产工作面了解；老山方面从街过桥对面的露头起，沿万金洞、三合尖、稀矿山、断梁子、月亮洞到猴跳岩的全部露头查看了一遍，並进入三合尖、万金洞、断梁子矿洞、胡家洞、月亮洞了解矿床消长与生产情况。

3、炼铜生产调查。

汤丹，由董礼和炉户苏朝芳、马干才和有丰富经验的炉工邵炳谦、李吉松陪同，查看了苏家炉房、马家炉房及赵家天宝炉房，详询了从卖矿、锻烧到炼成粗铜的生产情况。

落雪、因民、由陈月秋和炉户马乐山、李现南、王吉三、胡云楼及有经验的炉工陪同，查看並询问了落雪马家炉房、因民胡家炉房有关炼铜的生产情况（汤丹是人力鼓风，落雪、因民是水力鼓风）。

会泽东门外新炼局，于清末民初建有粗铜火法精炼的反射炉一座，从所存样条看尚未达到精炼标准，邹协理虽有改进试炼之想，惟缺乏助手，迄未开炉。

4、对东川矿业公司的资产（房屋、设备等不动产部份）调查。

这是考虑到省、会双方有可能合资经营时，必须作出估价而调查的。在调查矿藏与生产的过程中，顺便丈量了汤丹老街的办公处（三间、四耳、两间厅、一厕、一厨及一个两层碉堡）；落雪的三间漏雨草房、一片空地；因民的办公处（三间、四耳、一照壁）；尖山沟与小江交汇处的歇脚处（三间土坯平房，俗称官房，有土围墙）；会泽城内办公处（三间、四耳、三间厅之后，还有一小天井和三间住房及厨、厨房各一

间)；会泽东门外新炼局围墙内有住房一院，约有平房十余间，精炼炉房一院，耐火砖窑一座及空地一大片；老炼局只有带围墙的遗址一院。至于清末民初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机修设备数件，因屋破漏雨，早已锈蚀成一堆废铁，无法估价。

这些都是清末民初官办时期遗留下来的产业，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公司继承之后，只有简单修缮，从未新建。

此外，汤丹大垵地还有清朝督办云南铜产的矿务大臣住所——官衙一片，占地约五亩，已被东川矿业公司初期的汤丹赵四经理据为己有，不在丈量估价之列；矿山铅锌矿的资产，我俩未及查看。

在胡樟同和我刚刚对因民调查完毕的当天傍晚，就接到资委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已到昆明等待的电报（邹协理自会泽派人兼程送来），虽然我们还预定去矿山厂作铅、锌生产的调查，也只好作罢。

我们两人此次对东川铜矿调查的时间虽只二十余天，但由于带有谢、朱两份调查报告作参考，调查矿床露头及深入采矿坑道时，均请富有生产经验的人陪同，有问必答，争论无忌，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调查工作进展十分顺利。通过实地调查，使我们认识到“洞老山空”之说，或“应当大办”之说，论据似均不足，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他们调查的时间均很短，这也难怪。就我们粗略调查所知，按东川矿业公司较大年产量三百余吨估计，数十年也采不尽。但从办矿的角度来说，绝不能有一句不实之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上述情况只作口头汇报，并未落笔。

为了争取时间，胡樟同和我在赶回昆明途中，晚间再仔细研讨，利用后一日的歇脚休息时间，将初稿拟出，抵昆当晚誊清，次晨即面交钱昌照副主委。

(三) 简明方案概述

这个方案不满五页纸，其要点是：一、简述东川铜矿的史实和现状，说明可以办和应当办的理由；二、办理的原则是，一面探勘，一面恢复生产。前者是百年大计，后者是适应抗日战争的急需，现将要点分述于后。

恢复生产，是炼铜厂、电工厂准备设厂的要求，是兵工署的要求。当我们到达汤丹开始调查之日起，消息竟不胫而走，一下子传开来，为我们带路、指点、答问、讲解的矿区老百姓络绎不绝，都为东川铜业的衰微而惋惜，为国事、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寄以殷切希望，甚至有的还愿为抗日出力而放弃有利可图的炉户生涯者。可以肯定地说，恢复生产也是当时东川矿区所有老百姓的迫切要求。

恢复生产的条件和办法又是怎样呢？东川矿区与个旧锡矿大不相同。抗日战争之前个旧所产精锡，在国际市场上比铜价高出约四五倍，办锡矿者云集，洞主求利欲望高，剥削管理严，对待矿工打、骂带镣的事常有，以致伤残病患与逃跑一类的事经常发生，因此所用童工能连续下洞背矿两三年的就很少，就是正常产销年景，也得年年到贫瘠地区招工顶替。这是一九三五年春至一九三六年秋，我在个旧实习时期的所见所闻。东川正因为产铜的历史悠久，新老矿洞密布，仅汤丹矿老明槽至竹子箐之间，不到两公里范围内，就有老矿洞近两千口，而有主之洞仅有四十口左右，他们与采矿工人（当时称砂丁）之间，都有分成关系，管理比较松散，若管理过严，矿工可以到处进洞找矿采，洞主只好望洞兴叹。汤丹、落雪、因民的矿工，几乎全是世代以采矿为生的，他们为了适应矿脉贫富情况消长的变化，早已形成“半农半厂”的习惯，就是每家都在近矿

地区辟有土地，在宜农季节点包谷，种洋芋、点芥子或燕麦，以避免生活受到较大的波动。这种“半农半厂”的习惯，不仅矿工有，实际上炼铜工、运输工、柴炭工之间也普遍存在。这也是东川铜矿区及其附近特有的风俗。据年近七旬的老汤丹总办（清末民初官办时期的职称）马东山讲，杜文秀起义时，汤丹、落雪等矿区停产八年（实际大概是十余年），辛亥革命至护国起义时期中也停过产，外出谋生的人，只要大铜（即粗铜俗称）有出路，他们自然会回来赶家门前这个街子的。

恢复生产的条件这样好，简明方案中就没有“招工”及其“专业培训”之类的项目。只提出：1、简述汤丹、落雪、因民恢复生产的可能性；2、如何沿旧制贷款收铜，大约半年内可以恢复到东川矿业公司的较高产量；3、炉槽炭马四户的贷款约数；4、粗铜年月产量、价格和预算。

在勘探方面，简明方案中提出以下建议：

1、水平坑探：先以平坑探矿为主，必要时才打竖坑或斜坑。其原因是，汤丹、落雪、因民主要矿床均位于高山深谷之间，山势陡峻，矿床倾角多在 70° 左右，宜于平坑探矿。拟先从矿床露头比较明显集中，老矿查证比较有希望的地段，先从较低位置开水平坑道进行探矿，俟摸清矿床品位、储量、矿物组成及其消长变化后，再据以提出新式开采和选、炼计划。

2、设备选型：矿区交通不便，为加速坑探工作的进行，拟采购小型而带有柴油发动机的风动凿岩设备四套，除汤丹、落雪、矿山铅锌矿各设一套外，另一套设置会泽机修厂，便于修配工人的训练，也便于调剂使用。每一套凿岩设备，应配备顶风钻一台，手持式凿岩机两台，钎子各有备用数量，锻钎机一台。（这些设备，后来如数由美国英格索尔公司买来，该公司曾派专人前来安装与试用。钎子是印度生产的英国货。）

3、手凿开始，为求速效、争取时间，在上述设备定货、运到、安装、使用之前，先确定坑口位置，尽快进行人工手锤开坑作业。

4、老洞普查：汤丹、落雪、因民主要矿产区露头十分明显，老洞密布，虽然其中富矿早被采出，但是当时土法炼铜的入炉矿石含铜最低限度是10%（俗称一溜），低于此数即不能成交。据此，本地矿工采矿，一般低于5%的都不采，高于此数的才自洞中背出，经手选至一溜以上的才能出售。按那时世界机采水平来衡量，2—3%的矿石含铜量已算是不错的工业品位了。我们进洞调查时并不少见，怎么能说是“洞老山空”呢？此其一；其二，我们此次踏勘时，初步选定的汤丹一号洞，落雪龙山五号洞，老山一号洞，位置都比较低。不是当时我们的设想太大胆，而是汤、落铜矿区的露头明显，矿床规则，且以老洞观察为借鉴的，鉴古知今，为今后设想要探明上部矿床情况，既有无数采矿老洞可深入测量取样分析研究，就不一定非打钻井与坑道不可，老洞普查不是省时间省费用一样有效么？所以这次方案中就没有提出钻探之类的事。

最后，简明方案中还提出了投资约数；东川矿业公司固定资产项目及其估算。

（四）省、会双方谈判概要

一九三八年七月，资源委员会和云南省政府谈判，其结果大要如下：

一、原省属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公司（包括铜、铅、锌矿业）改由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合办，新机构定名为“滇北矿务公司”。为什么定这个名称呢？据了解，云南当时尚有永胜、易门两县产铜，省、会双方认为有必要将其包括在新机构生产与勘探范围内，而东川府属的铜、铅、锌矿，以及永胜、易

门两县位置均在云南北部，故称“滇北矿务公司”。

二、组织机构：按公司组织法，其上层决策机构为理事会（或称董事会），双方同意，理事长请云南省主席龙云担任，下设理事六人，由省会双方各选三人，组成理事会，双方各推选一人为常务理事，负责日常工作。

理事会之下的“滇北矿务公司”，设总经理、协理各一人。总理由会方推荐，负责主管该公司的勘探、生产及其业务经营；协理由省方推荐，协助总经理进行工作。

当时双方商讨拟定的人选大致如下：

会方：常务理事王钧豪，理事恽荫堂、阮鸿仪；

省方：常务理事陆崇仁，理事刘幼堂、张质斋。

总经理：胡祚同，协理：邹世俊。

三、原东川矿业公司积存的四百多吨粗铜由会方收购，作炼铜厂、电工厂的原料。粗铜款由省方处理，作为归还东川矿业公司股本之用。（商股归还投资户，官股如何处理并未提及。）

四、省方同意会方筹划中的炼铜、电工两单位在昆明马街附近选址设厂。

五、东川矿业公司尽快结束，准备向新机构移交。原属该公司会泽及铜铅锌矿区工作人员（包括小江水手、各矿矿警等），除自愿离职者外，一律留用，盼安心为矿区生产继续工作。

六、资金：新机构的资金为法币贰百万元，省、会双方各投资壹百万元。

省方投资的壹百万元并未拿出现款，而是以原东川矿业公司在会泽及铜铅锌矿区的固定资产折合柒拾伍万元充抵，其不足数贰拾伍万元，则由会方无息借垫

七、办矿原则：双方同意简明方案中提出的“一面探勘，

一面恢复生产”的原则及其补充说明。

（五）成立“滇北矿务公司筹备处”

一九三八年七月底至八月初，省会双方会商告一段后，决定成立“滇北矿务公司筹备处”，委托胡樟同为筹备处主任，自即日起开始筹备工作。筹备处地址就设在万钟街资源委员会昆明办事处内，开始时的工作人员，就只有胡樟同主任和我（当助手）二人。大约一月前后人数逐渐增多。

在筹备期间，我们主要办了三件事：

一、订购坑探设备四套，是委托资委会国外贸易事务代办的。

二、约请愿为抗战出力，愿到边远山区办矿又有一定水平的人员，参加探勘和生产工作。

三、开展了对永胜、易门两个铜矿区调查工作。永胜区调查内容分三项：一是地质矿床情况。由胡樟同主任聘请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冯景兰担任，助手有郭文魁、宋淑两位助教，利用寒假进行；二是采矿、冶炼等生产情况，由我负责；三是营业、运输情况及沿途招待，由徐昌锐负责。易门铜矿的调查，是由新到筹备处的李洪漠（西南联大地质系助教或讲师）负责进行的。

赴永胜铜矿区的调查时间，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前后，往返共四十多天。调查范围以当时生产的米里厂（厂，是云南过去对矿的通称。）为主，并对老厂区、晒席地、大宝厂、得宝厂、宝瓶厂作了粗略调查，沿途顺便也对鸡足山、金江街、永胜瓷厂及梓里桥至丽江间的对脑壳等地作了鸟瞰式的地质矿产观察。⑤调查结束后，我们分专业项目写出了三份调查报告。⑥